

订金
丛书

星海风云

STAR SEA WIND AND CLOUD

赵淼著

(下)



海洋出版社

科幻海洋丛书

星海风云

(下)

赵 淼 著

海洋出版社

2000 年 · 北京

《科幻海洋》丛书编委会

主 编 孙少伯

副主编 石亚平

编 委 金 涛 王晋康 刘兴诗

王孝达 吴定柏 吴 岩

韩 松 星 河 米在燕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星海风云/赵淼著. —北京:海洋出版社, 2000. 1

ISBN 7-5027-4945-4

I. 星… II. 赵… III. 儿童文学-科学幻想小说: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1764 号

责任校对:俞丽华

责任印制:常玉峰

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)

北京海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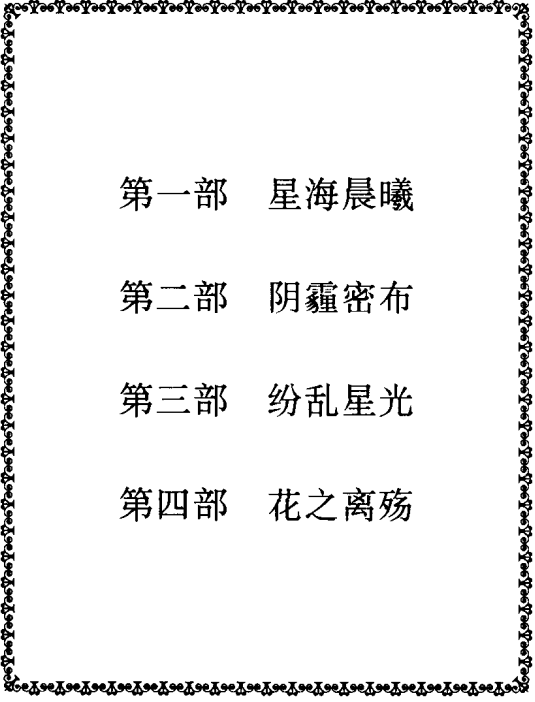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27.875

字数: 690 千字 印数: 1~5000 册

定价: 40.00 元(上、下两册)

海洋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第一部 星海晨曦

第二部 阴霾密布

第三部 纷乱星光

第四部 花之离殇

第三部 纷乱星光

帝都骤变

军务省的搬迁,在朝野并未产生太大震动,被很平静地接受了。方达的再三进谏被笑为小题大作,罗·凯因的调往前线的要求也成为无的放矢,他已经完全被掌握在对方的手心之中,任凭怎样努力也冲不破那束住手脚的厚厚的屏障。

现在,只有寄希望于路西安的成功了。

夏青的第十三次伊谢尔伦攻略战后,帝国兵力大减,同盟士气旺盛,企图挟大胜之余威对帝国发起大规模进攻。当时,罗·凯因却因内忧外患,分身无术,应付别人还不难,要分心二用应付夏青却是不可能之事。因此,他希望路西安设法把夏青羁绊在同盟,延缓同盟的进攻。事实上,路西安的确成功了。夏青的晋升因内部的嫉妒和路西安制造的影响,拖拖拉拉,终于错过了进攻帝国的最好时机。

现在罗·凯因又希望路西安挑起一场战争!

只有一场及时的战争,才能使罗·凯因带着舰队走上前线,从对手控制的国都脱身。

引同盟主动来进攻,军务省必须派兵迎击,罗·凯因可自动请缨。但这并非最好办法,因为罗·凯因指挥迎击,要战胜意气风发的同盟军,自身兵力必然有损,无法以最佳状态返身应付国内即将

掀起的风波；最好的办法是让同盟军内部发生变乱，军务省必然要趁势出兵，罗·凯因便可顺势开往前线，到时要不要打，怎么打就都是他的事了。他甚至可以小小接火虚以应付，便在前线坐以待变。军务省迁移一事既已发生，说明公爵的野心发作已经迫在眉睫了，罗·凯因一要自保，二要把此事做最充分的利用！

若是换作别人，至多能选择前一种办法，路西安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要想跟随一位有为的主帅，自己也必须显现出过人的才华。想一想夏青这个人也不是没文章可作，固然他的才华、他的人品都让人钦佩，但年轻却是他最致命的弱点，试想一下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一个少年三阶跳式的飞跃晋升，不引起他人的嫉妒才怪呢！而他的身世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隐私，也是他的致命弱点所在。由于他自己不敢去直面人生，结果此段历史反成了把柄，抓在了知情者的手中成了威胁他的利剑。其实他若敢于自己把这段惨淡的经历公布出来，或许能够赢得人们的同情而去指责命运的不公吧。

夏青的过去，都是尘封多年的往事，路西安亦不能全知，但所查到的一部分已经足够他惊呼不已。原来罗·凯因和夏青他们曾经……路西安立刻意识到：这件事决不能透露给罗·凯因知道，对于那个远去的“他”，路西安亦有耳闻，若是一个已离去甚至已死的人，有再多的荣誉、再重要的地位也无所谓，但现在的情况下，仅是英雄相惜已使人心下为难，决不能再有其他令人无法左右的窘况出现！

消息飞过了伊谢尔伦，在同盟首都悄悄地传播，巧妙地传到了最能利用它的一个人手中，路西安相信种子没有播到荒芜的土地上。

此时，伊谢尔伦也正准备万圣节舞会，雷蒙德因为夏青那异常的表现而起了好奇心。万圣节之夜，他与夏青促膝长谈之后，终于

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，维克多找了他一夜都没再找到，雷蒙德此时发掘出了连路西安都没有发现的事实！

时间已经进入十月底，罗·凯因的心情可以说相当不好，纵然他聪明绝顶，也犹如被锁的雄鹰，一次次试图展开羽翼冲破牢笼，却被一次次借皇帝之名挡了下来。

这天，他坐在写字台前，不知不觉又已谋划到了深夜，必须求出一个万全之策。一夜很快过去，东方已经发白，黎明前是最令人困乏的时刻，他终于也在睡神的怀抱中安眠。

他梦到了很多，仿佛又回到了那无忧无虑的军校生活，或许那时的他才是真正的他吧？自从以订婚为手段走上荣誉的阶梯后，他的情感就渐渐被尔虞我诈的人生消磨得麻木，把自己的感情深埋于心底，再不对任何人表露。

或许，罗·凯因也想回到那一无所有却又拥有一切的年华吧？

在睡神的簇拥下，收起锋芒的金发少年安详得犹如白色羽翼的天使，唇角泛起一丝少见的温柔的笑意。

朱里安脚步放轻走了进来，拿起一条毛毯给罗·凯因盖上。罗·凯因大概在梦中也感受到了这份温暖，他翻了个身，自己把毛毯裹到身上，喃喃道：“谢谢……”

朱里安愉悦地笑了，他轻轻地正想退出房间，罗·凯因又翻了个身，睁开眼睛，一时间竟流露出几分迷惘，好像难于确定自己身在何处。

环顾一下四周，罗·凯因终于从追忆的世界回到现实之中，他依稀还记得梦中的情形。望见朱里安，他的脸上淡淡掠过一丝失落：“原来是你啊……”

朱里安心中微微一痛，“是。阁下，您该休息了。”

“不用。”罗·凯因把毛毯掀开，“我还不困，与其把时间浪费在睡觉上，不如抓紧再做几次尝试吧。唉，身体要是有两个就好

了……”

朱里安无言地走出门去，罗·凯因再次沉入寂静之中。

一阵门铃声打乱了他的思路，他不悦地向楼梯的方向望了一眼。门铃声沉默了片刻，却又再度响起。

“朱里安！”罗·凯因叫了一声，不见任何回应，只好把笔放回笔筒，把桌面整理了一下，亲自去开门。

他不认识来人。

来人是克里斯琴·爱文，艾坚福特公爵手下的爱将，却又是罗·凯因阵营中罗宾的挚友。在“第三回廊会战”中被同盟俘虏，后因夏青进攻伊谢尔伦要塞时为摆迷魂阵而将他放回。

当克里斯琴自我介绍之后，罗·凯因立刻想起了几天前刚看过的详细资料。

克里斯琴是作为公爵的手下还是罗宾的朋友前来？罗·凯因斟酌着把对方让了进来。顺便扫一眼表，原来已经到了下午，正是互相拜访的合适时间。

克里斯琴落座后，微微一笑，“凯因阁下，听说明天的会议上，您准备发言？”

明天是例行会议，每月月底召开，主要是总结前月的工作和制定下月的计划。罗·凯因一向是人在心不在，因为无论工作的总结或计划的制定，都可以说是千篇一律的版本。但是，明天的会议是军务省搬迁后的第一次例会，罗·凯因准备打破前例做一次长篇发言。他的目的主要有这样几个：一是为防御同盟进攻，在前线加强防守兵力；二是军务省的搬回；三是减少帝都防卫司令部的驻军，将其补充入各舰队陆战部队，以削弱公爵的兵力。当然这三者不能得兼，他将见机行事，只要达成任何一条都可以将危机解除。

克里斯琴笑道：“正巧，我也准备了发言。”

罗·凯因脸上不露半点声色，“太巧了，明天我一定洗耳恭听。”言外之意是今天打算下逐客令了。

克里斯琴神色稍有些尴尬，“您不认为您的意见值得推敲吗？”

“这么说来倒也是……”罗·凯因故作沉思态，克里斯琴心中一喜，又听他续道，“仔细想想，相对于现在事态，我的意见似乎太过平缓了呢！”

克里斯琴原想慢慢引入主题，逐步感化对方，不想被罗·凯因直截了当地切入，不禁有几分慌乱。但他很快恢复了常态，“既然您如此认为，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，时间会做出一个最公正的评价；正确的自然流芳千古，失误的只能进入档案室蒙尘，就好像这个……”他从公文包中拿出一份边角已经泛黄的纸页，“我是送这个来的。”

罗·凯因接过，一时间竟有几分茫然若失。

久违了，那分别了 13 年的面孔！

那曾在 13 年前亲过他抱过他的人，那张已经被无情的岁月在心底冲淡的面孔，如今竟鲜明地出现在眼前，小小的证件照仍未褪色。罗·凯因清楚地记着 8 岁前的一切，那场皇位争夺战，父亲因拥护长子而失败，次子即位后骨肉相残，直至宪兵闯入祖传封地，年仅 8 岁的他追逐着囚车摔倒在雨中……那时他曾想要复仇，却又顾虑父亲临被处决前让他发誓忠于罗严克拉姆王朝，从而陷入了少年的迷茫之中，直到“他”的一句话，像炸雷为罗·凯因在黑暗中劈出一条光路，还有谁能像“他”用一句话改变人的一生？

父亲真是愚忠啊……长大了的罗·凯因如是想。父亲当年选择支持长子，是因为看出了主君的才华？还是为了嫡系的血统？为什么不趁他们两虎相争时坐收渔利，索性拥护皇室的长女、他的妻子、罗·凯因的母亲成为女王呢？历史上不是没有这种先例呀！忠心耿耿地追随长子，落败之后仍忠于皇室，居然在被处决之前还叮嘱儿子要忠于罗严克拉姆王朝。那个被玷污的姓氏有必要代代流传吗？罗·凯因为宠爱他的父亲之死而深深地悲伤，也为父亲的愚忠而深深叹息。

奇怪的是，现在他的心已经不再痛苦，大概是眼泪在当年已经流干、感情已经枯竭的缘故吧。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反应，冷淡地把档案随手往桌上一扔，“我不是档案室的，你拿错地方了。”

克里斯琴在到来之前，早就设想了多种可能出现的反应及对策，可这种反应却真出乎他的意料，不知该如何应对。他终于看出，罗·凯因早已猜到他的意图，再兜圈子下去对他没有任何好处，索性直插中心：“阁下是否觉得当年的事是件冤案呢？”

罗·凯因皱眉：“你没必要操心这么多吧？”

克里斯琴碰了钉子，只好再换话题：“当年的凯因伯爵，选错了支持者，以致含冤而死……”言外之意是提醒罗·凯因认清形势，委屈求全不失为上策。

罗·凯因立刻接道：“所以今天的罗·凯因，决不会去支持不值得支持的人！”他这样说着，心中却暗自奇怪，公爵与他的对立早已是公开的事实，没有妥协的可能，克里斯琴此次前来究竟是何意？

克里斯琴一向口才流利，此次却是说不到一句话就被堵回，不禁心下着急，不冷不热地说道：“可惜阁下毕竟不是当年的莱因哈特陛下！”

罗·凯因的回答没表现出任何缺陷：“如果爱文少将此次专为讨论历史前来，不如去找方达上将吧，他必定会很乐意接待的。”

克里斯琴再三地旁敲侧击均告失败，自知在罗·凯因这种人面前不如直接把来意说出比较有效：“阁下，今天的拜访并非公爵的意思，是我自己来的，所以希望您听我说完。”

罗·凯因点头，“这样比较好，不过请你回答一个问题，我听罗宾说你反对的似乎是我这个人，能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”

克里斯琴不再试图掩饰了：“阁下，我与您没有任何私人恩怨，我只是反对您的思想而已，至于原因我现在不想说。”

“可以，请讲你的话吧，我会听下去。”

克里斯琴叹了口气，“我与罗宾绝交了。”

克里斯琴讲述了那一次与罗宾谈话的经过，之后他们就没再见面。

“……我原本只是反对您的思想，现在却开始反对您这个人的存在，因为我与罗宾的裂痕正是因为您而造成的。但我还是前来找您，因为这是唯一能说动他的办法。他可以恨我，可以和我绝交，把患难之交弃之不顾。但我们的梦想是共同的，也应该共同品尝胜利果实，所以，我还是求您来了。”

克里斯琴说的这些话，罗·凯因没有表现出丝毫反感。慎重考虑片刻，他做出了回答：

“就我的立场，不能答应你的要求，但若你能说服罗宾，我决不妨碍。”

克里斯琴低下头，“谢谢。”

克里斯琴走后不久，朱里安回来了。

“你到哪里了？”罗·凯因不快地问道，“克里斯琴·爱文刚刚来过，要用你时你却不在！”

“对不起。”朱里安声音很低，“我去……申请调职。”

罗·凯因一惊，厉声追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朱里安咬着嘴唇低下了头，金绿的眸中又混杂了一丝灰黯，“现在外面，流言满天飞，如果我再和您走得太近，恐怕……”

“谁能说你什么？”

“他们说……”朱里安小心地斟酌词句，“我能达到今天的地位……完全是因为……那个……我……我不想影响阁下的名誉。”

罗·凯因瞥了朱里安一眼，“只要你自己问心无愧，何必去管那些流言蜚语？明天把申请收回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朱里安沉吟着，“难道我现在的地位真的是我自己努力取得的，真的不是因为借助主人的势力达到的吗？阁下，您现在已经无需我牢牢地跟在身边，我也想放手证实一下自己的实力，我也想证实一下自己存在的价值！”

“你没有必要去想!”罗·凯因的声音更为严厉,“你只要服从我的命令就够了!”

朱里安触电似地抬起头,哀声恳求,“阁下……”

罗·凯因毫不理会,“够了,现在别拿这种小事缠我!”他的心还放在方才克里斯琴的来访上。克里斯琴在此刻前来,是否意味着变乱就要发生?现在只剩一夜时间,这一夜定会相当紧迫,如果能够充分抓紧,或许还有一线希望。他拿起电话,一片寂静无声,电话线定是被割断了。

罗·凯因冷冷一笑放下电话走到窗前,在窗帘的遮掩下透过缝隙望向窗外,果然不出所料,从他这个方向,能看见五个人,其他的方向则不得而知。

“就不懂换种手法让人刺激一下吗?”他口中说得轻松,其实心中已感到情况异常严重。就算马戏团里的狗熊,也懂得吸取教训以便少挨些鞭子。卡勒受了几次教训之后,虽然想不出什么新点子,却真没少派人来,仅凭屋里两个人,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冲出包围。不过,或许这次是克里斯琴的主意,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让他们与外界断绝了联系,如同被围困到了一个孤岛之上。

屋里既然只有他们两人,想要换装混出去是不可能了,何况罗·凯因也不想采取那种躲躲藏藏的手法。思索片刻,他做出了选择,“朱里安,我去前门把他们全都引过来,你从后面出去,事情你全知道,做适当的处理,明白吗?”

朱里安望过去的目光含了几丝惊讶,这种作诱饵的事应该由他来做比较好吧?

“好啦,好啦!”罗·凯因不耐烦地指出,“你重要性不够,他们不会上钩的。”说完,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句,“弄清楚,我可不是在为你着想!”

朱里安心中暗自笑了,方才的痛苦消弭于无形。朱里安也知道罗·凯因说的对,就重要性而言,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,所以尽管

罗·凯因会很危险，也没有办法反对。

罗·凯因整好军装，昂首挺胸走出了大门。

没走几步，他就看到一个人在向他靠近。他故作不知，继续向前走去，对方一着急，拦住了他。

“让开！”他装作不明对方意图，冷冷地命令道。

那个人倒不着急，“对不起，阁下，我是帝都防卫司令部的，正在执行任务，请见谅。”

“任务？什么任务？”

“由于近来社会不安定、暴徒出没，百合医院前的械斗竟有宪兵卷入，因此，司令官特地派我等前来保护各位高级军官不受侵扰。”

这番话说得还算客气，可是罗·凯因现在要存心找事，冷笑一声：“就我所知，军管区的事务一向由宪兵负责，几时轮到你们出头了？让开！”

此人的涵养真好，陪笑道：“抱歉，阁下，但由于外界太不安全，暂时不要外出，请回去安心等候，配合我们的工作。”

“工作？工作中为什么不穿军装？防卫司令部的军容不整，比宪兵部的聚众斗殴也未必好到哪儿去！”罗·凯因口中训斥着，眼角四下一扫，周围的人果然已渐渐围了过来。他心中暗自一笑，口中可是不停，反正他是一级上将的身份，眼前这些人不敢对他太过刁难，正好借机发泄一下心里的烦恼。

不知朱里安脱身没有？罗·凯因心中想着，只要朱里安抓紧时间脱身，尽快与外界联系，就算公爵要整治他也会有所顾忌，他也间接地得到了安全。现在所要做的，是拖延时间。

远处传来一阵骚动，太远了，听不清。随后，军车内的无线电就响了。

为首的那人过去，毕恭毕敬地应了几句，走回来一欠身，“凯因阁下，如果您不介意，我们接您去军务省。”

罗·凯因心中一沉。方才那骚动是什么？朱里安怎么样了？他是否太低估那位出谋划策的克里斯琴？难道还有别的埋伏？

看了一眼身边高度戒备的士兵，他放弃了反抗的念头，冷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失败。

第二天，也就是10月31日的会议上，有相当数量的人缺席，其中包括罗·凯因、秦、罗宾、朱里安等人在内。

早上7时，人们揉着惺忪的睡眼来到新建的会议厅，一边坐下，一边埋怨自己的早觉被搅掉了。在他们心中，每月的会议不过是可有可无地摆摆样子，他们还没意识到，今天——帝国历298年10月31日，对银河帝国是个多么重要的日子。

当帝都防卫司令官卡勒中将发言时，人们开始还三心二意地听着，没有任何反应，直到听到这段话，才不禁悚然动容：

“……因此，就以上种种事实来看，我不得不非常不愉快地承认，国都中正潜伏着一股不稳定的暗流。事实上，昨天晚上，我们刚刚粉碎了一个颠覆皇帝陛下圣明统治的阴谋，首谋者冯·凯因一级上将等全部被逮捕入狱，叛乱势力已经溃散。固然，逮捕过去的同学是件令人伤心的事情，但既然身为国都防卫司令官，我必须尽自己的职责。”

卡勒今天总算没再闹出什么笑话来，这其实是克里斯琴事先写好，让卡勒背了三天的台词。

听到卡勒的话，人们心中都是一惊，罗·凯因与公爵对立的事众人早已心知肚明，不过闹到如此地步，确实让人大惊失色。那个“狂妄自大的金发小子”遭此横祸，也无人敢提出质疑。心想无论事实如何，没必要为那个青年开罪公爵，还是随遇而安的好。

尽管他们有如此想法，但策划这次事件的人能让他们平平静静吗？

克里斯琴接上了发言，此刻的他，已经不是与罗宾决裂时那脆弱的青年，也不是昨天晚上指挥大局运筹帷幄的阴谋家，而是一名

最佳的演说家，曾多次在辩论大赛中折桂的雄风重现于他身上。

“各位，这种事的发生，难道不是我们银河帝国正处在危险之中的征兆吗？如此的危险竟然没被发现，难道不是宪兵部失职的证明吗？幸好艾坚福特公爵大人早有先见之明，将军务省迁到安全之处，才成功地粉碎了这次阴谋，这是他洞察先机的表现。

“然而，竟然发生了这种阴谋，本人不得不心存疑问：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是如何约束各位舰队司令的？统帅部总长是如何管理部下的？还有，军务尚书虽然总管军务，但不管有人玩弄阴谋是吗？三位是军部最高长官，为何得知此事的速度还不及暂为预备役的公爵大人？让我这个部下不禁生疑，三位还有资格坐在现在的位置上吗？只知自己享乐，昏庸无能，无法管理下级，使国家陷入混乱状态，连国门的伊谢尔伦要塞都陷入同盟之手，这样的人能够引导国家走向胜利吗？现在，能拯救这危难的人只有一个，就是成功地防止了危难发生的艾坚福特公爵大人！保卫国家的重任，舍他其谁？若不是他料事如神，我们今天早已成了叛乱分子的阶下囚。我建议由他接管军权，就任最高司令官，保卫国家！要拯救伟大的银河帝国，仅用和平手段是不够的，必须诉诸武力，清除皇帝陛下身边的佞臣，由忠实的臣子们来辅佐国政！”

这篇讲话直指帝国军三长官，言外之意是要他们辞职，由公爵接任。由于反对派都被秘密逮捕，会场上只剩下拥护者及中立派，除三长官外，其他人一时间都不知所措。

克里斯琴知道，时机稍纵即逝，忙使个眼色，卡勒按计划续道：

“各位，为了银河帝国，为了民心所向，建议大家听听民众的呼声！”说到这里，防卫司令部的士兵们齐声呼道：“艾坚福特公爵万岁！”“拥护艾坚福特公爵！”“艾坚福特公爵拯救帝国！”看形势，若是中立派再不表态，大队士兵就要举枪冲进来了，他们只好管住自己的舌头，默认了预谋的一切。

武装军队进入市区，宪兵总部早已势微，无法对抗，各舰队士

兵要么被捕，要么加入叛军，群龙无首而军心涣散。政变不流血而成功。艾坚福特公爵就任帝国军最高司令官总掌军权，同时，他以国务尚书的身份代理宰相总理国政。

或许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，也表现一下恩威并施的统治手段，艾坚福特公爵就任后，立刻大张旗鼓着手准备一个巨大的军事法庭审判“叛乱分子”。

镣铐声中，艾坚福特公爵的反对派被一一押上法庭，等候判决。这不是一个公平的军事法庭，也没有为他们辩护的人，他们的生命只悬在“杀”或“赦”二字上。

在左右两名荷枪实弹卫兵的胁持下，此刻是最能显现出人的本性的时刻了，潜藏在人的容貌之下的心的容貌被一览无遗。

有些人高傲地置那恩赐般的赦免于不顾，冷冷一笑，“下官既然身为银河帝国军人，决不会像那些忘记军人荣誉的叛徒一般卑躬屈膝。与其活着受辱，不如高贵地死去！”

有些人面对着死刑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叛徒，忘记皇帝陛下的恩宠，做出这种不可饶恕的事情，不会有好下场！”

有些人似是已经认命，沉默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。

当然，还会有人放弃尊严，苦苦乞命。

公爵的反对派，并不仅是罗·凯因这批富于革新精神的青年人，更多的是害怕新政的门阀贵族们。公爵知道，自己的政权并不稳固，中立派贵族各有私人的军队，若是激起他们联合转向反对派，刚刚建起的政权便有可能瓦解，因此不能给他们过大刺激。所以，他尽可能地赦免了反对派中的贵族们，表现出一种宽大和仁慈，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也只能杀一儆百。

然而，对于那批前途无量的青年，决不能养虎贻患，必须斩草除根！

秦浪哈戴着电磁石手铐被押了上来。

如果说那双眼睛能够燃起烈火，以天官为名的瓦尔哈拉星系

早已坍塌于一片熊熊的复仇火海之中，面对面望着使兄长逝去的仇人，秦气愤得连话都说不出，只是紧紧咬着钢牙，口中充满了一种苦涩的咸味，他激动地挣扎着，如果现在没有那两名士兵紧紧抓着他，他会不惜一切为兄长复仇！遗憾的是此刻的他就像一只颈上套了锁链的猛虎，只狠狠地盯着仇人，像是要把仇人铭刻于心，今生、来世都要把此人碎尸万段以泄心头之恨！

与秦的双眼相对，公爵也不禁打了个冷颤，像是要掩饰自己心中的恐惧似的，他冷笑一声：“想看吗？那就看个够吧！因为你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了！去和你哥哥作伴吧！”

秦闻言反而冷静下来了，一字一顿地回答：“记着，如果你没能杀死我，我总有一天要让你后悔为什么带着痛觉生到世间来！”

下一个被押上来的是朱里安。

看见他，卡勒又不禁想起了自己那次奇耻大辱，在叔父耳边嘀咕了几句，得意地高声笑道：“下贱的东西，到地狱去为自己做的事而后悔吧！”

朱里安丝毫不感到意外，但他的眼中还是蒙上一层深邃的忧郁。难道命运真的不能改变，像他这样只配抱着永远不可能完成的理想，纵然心比天高，却只能被命运重重地摔落谷底？

他口唇动了动，只有押送的卫兵听见了几个低低的词：“对不起……朱里安没有办法达成……您的愿望了……”

他这句话是说给谁的？还是只是说给自己听？没人知道。这之后，朱里安再没说起过类似的事情。

审判终于到达了尾声，所有人的脸都开始向同一个方向转去，所有的眼光都在入口处交汇集中。方才的审判是枯燥无味的，但此刻，好像突然一阵晨风刮过，把人们从睡梦中唤醒了似的，压抑的厅中泛起了一丝生气。每个人都感到刺激、紧张、兴奋，每个人都怀着极大的好奇等待目睹一代天骄最后的表现。

人影还未出现，人们已经听到了那声音，依旧清脆，依旧坚定